

9·11恐怖袭击发生10周年之际,美国前总统布什接受了国家地理频道的专访,谈了当年惨案发生后他对恐怖分子恶行的愤怒和无法拯救民众的无力感。布什说,9·11是美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一天改变了我的身份,把我变成了战时总统,这是我从未想过要扮演的角色。”他还说,当时他下令空军击落任何拒绝降落的商业客机,以减少无辜者的生命损失。他说,根据安全顾问的要求,他登上“空军一号”在天上盘旋了几个小时,全世界的人们都在通过电视收看美国民众被杀死的过程,他感到非常沮丧。

布什:拉丹被打死,我没欢呼



2001年9月9日
9·11恐怖袭击前两天

布什在白宫草坪被一群小橄榄球队员围着

第一架飞机撞楼,以为是意外

2001年9月11日上午,布什在佛罗里达州萨拉托加的一所小学访问,他在听孩子们朗诵童话故事。8点46分,第一架飞机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北塔。他的助手进来告诉他这个消息。

布什说,他首先想到的是:要么飞机机师太差劲,要么天气太糟糕,或者是飞行员出了什么特殊状况。

15分钟后,助手再次到布什身边低声说道:“又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南塔,美国受到了攻击。”

“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布什说,“到底是谁会对美国这么做?”

但是,摄像机拍下的画面,是布什面无表情的样子,这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布什为自己辩护称,他决定“不要立刻跳起来”,是希望能保持镇定的外表。

布什说:“我立即想到了孩子们,在衡量了遭遇到的恐怖袭击和孩子们的天真之后,我认为,还是不要吓到孩子们比较好,我的职责是保护人民,尤其是孩子们。”于是布什继续听孩子们朗诵童话故事整整7分钟,并且在赞扬他们朗诵得很好后才离开学校。

下令击落拒降客机

在发表了仓促的声明之后,布什登上“空军一号”,准备飞回华盛顿。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从地堡里给布什打电话,告诉他,第三架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

“我记得我当时想,一架飞机撞上大楼可能是事故,两架飞机撞楼就是袭击,三架飞机,那就是宣战了,”布什说,“我想,战争时期的美军统帅,当然应该在华盛顿。”

但是飞机起飞不久就改变了行程,因为美国特情局下达了秘密指令。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空军一号”在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内布拉斯加几个州的空军基地和堡垒间来回地飞,与此同时,布什尽力与他留守白宫的助手取得联系,对袭击事件做出反应。

布什对飞机一直在天上盘旋感到很不高兴。布什回忆说:“我对他们说,你们在干吗?我是美国总统,我们要回华盛顿。但他们认为,我如果回到刚刚被攻击的城市,是不负责任,当时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布什说:“让我感到难受的不仅是与地面人员的沟通困难,还有电视上不停闪现的袭击现场的画面。我感到非常沮丧。‘空军一号’上也是哀声一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很多人死亡,还眼睁睁地看着一些人在进行垂死挣扎,为了躲避浓烟和火苗,有的人甚至从那么高的楼层跳下去……我知道,有很多家庭在那一刻破碎了。”

布什说:“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飞机被劫持,因此我在‘空军一号’上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命令空军击落任何对降落要求没有响应的客机。要空军击落一架满载美国公民的客机,是极困难的决定,但我认为,在其时其地,这是保护国家的最佳手段。”

随后有人通知布什,第四架飞机、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间。听到这个消息时,布什还以为是他下令击落的。他问切尼:“是我们将其击落了,还是它坠毁了?”没人能回答布什。

过了一段时间,布什才了解到93号航班的详细信息,原来并非他的命令让空军击落了这架客机,而是机上的乘客与劫匪做出了英勇的搏斗,最终同归于尽。9·11委员会后来称,93号航班上

乘客的反抗使得国会大厦或白宫躲过致命一击。

布什说:“除非亲身经历,你真的很难理解身为战时总统是个什么滋味。在战争迷雾中我竭尽全力做出最佳选择。我下决心保护国家,我决定一定要找出幕后黑手,让他们付出代价。”

根据布什的指令,美国空军已准备击落一架从西班牙马德里飞往美国的客机,因为该航班对美国的紧急降落指令未做反应,但5分钟后,美国了解到,该航班已降落在葡萄牙里斯本。

白宫遭袭是虚惊一场

布什说:“那一刻,我决定回到华盛顿,哪怕其他人都反对,我也要回去。我需要回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必须当天站出来做出回应,必须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做出回应,表明保护国家的决心,而不是躲在内布拉斯加的某个堡垒里面。我不能让敌人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占了上风。”

回到白宫,看到劳拉后,布什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他们不需要说太多,拥抱已经表达了一切。

当晚8点30分,布什发表讲话,称美国遭到了一系列经过精心策划的、致命的恐怖袭击。回想起当时的讲话,布什说:“我要做到平衡,既要安慰民众、悲痛哀悼,又要对恐怖活动给予回击。”

在讲话中,布什表示要捉拿这次袭击的幕后元凶,无论是实施这种行为的恐怖分子,还是为他们提供庇护的人,“我们都会予以回击”。

布什说,那段时间他说得最多的话是“本·拉丹是死是活?”

当天夜间,布什已经上了床,却无法入睡。他说:“我担心还会有一架飞机前来袭击白宫。我无法入睡,我在想第二天该做些什么。这时,我听见了一个小伙子沉重的呼吸和焦急的声音:‘总统先

生,总统先生,您必须立刻转移,白宫受到攻击了。’我赶紧叫醒劳拉,在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保护之下躲进安全掩体。不过,最终证明这只是虚惊一场,原来是空军战斗机返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却没有发出正确的无线电联络信号。”

布什于9月14日到了纽约世贸中心遇袭现场。他回忆说:“空中仍然是烟雾缭绕,地上满是水渍,没有光,整个现场又潮又黑。你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处于高度戒备当中,现场真是太丑陋了。”

布什强调:“恐怖分子从来没有赢过,也许他们认为自己赢过。他们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造成可怕的破坏,但他们永远不会打败美国。他们不理解我们,他们不知道美利坚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善良的民族,美国人民很勇敢,不会屈服于恐怖分子的野蛮行径。”

拉丹死了,布什已没有感觉

今年5月,布什念叨了10年的本·拉丹终于在美军的突击行动中被打死。当时布什和夫人劳拉正在达拉斯一家餐馆用餐,特情局官员告诉布什,奥巴马总统打电话找他,电话中,奥巴马亲自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布什对奥巴马表示了祝贺和感谢。但对于拉丹的死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布什说:“一个危险的任务终于画上了休止符,但我并没有欢呼雀跃,我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幸福,只是觉得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

“9月11日终将变成日历上的一个纪念日,就像珍珠港遇袭纪念日,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它的人而言,那是终生难忘的一天,”布什说。

快报记者 潘文军
《新闻晚报》记者 朱静远 编译

追忆 最先参加救援者

吉姆·史密斯追忆妻子

他是一位退休的纽约市警察局官员,但在9·11发生的那天上午,他作为一名法律讲师在警察学院演讲。他的巡警妻子莫伊拉正在学院旁的二十一街第十三区巡逻,那儿正对着世贸中心。莫伊拉帮助一个人从南塔安全逃离后又返回大楼救人,不过这时候大楼倒塌了,莫伊拉再也没有出来。

“对于9·11事件和莫伊拉的死亡,我认为我从未感到如此愤怒和悲伤。我对很多事情感到愤怒,但我知道我不能被它们左右。因为我并不是这场悲剧的唯一一个受害者。相比于哀悼莫伊拉,我宁愿赞美她。赞美她的人,赞美她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怜悯她是怎么死的。我认为,悲剧的情节应该是她凌晨四点工作完回家时,被一个醉酒的司机撞倒。她因为再次冲进大楼并救别人出来而牺牲,这不是悲剧。这是英雄主义,这就是我所关注的关于一个英雄的定义。”

扎克·弗莱彻追忆孪生兄弟

他和他的孪生兄弟安德烈都是纽约市的消防队员。两兄弟都曾为布鲁克林科技高中踢球,同时也为FDNY队踢足球和打棒球,此外还在长岛做志愿消防员。安德烈于9·11在北塔实施救援工作时不幸牺牲。

“在贝尔维尤那里依旧有很多残缺的肢体,但没有足够完善的DNA技术能准确地辨别出它们的身份……这位专业的消防员亲口告诉我,他不会再回来了。我已经接受这些,而且这些还帮助我努力生活下去。我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并且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不仅是对我自己的一个交代,而是为了我们俩。我为了我们俩而活着。双胞胎常常有着相同的感应。但是当北塔倒塌那一刻,我完全没有感觉,也没有骨肉分离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坚守着这个小小的希望。”

布兰登·耶尔皮追忆父兄

他是被派往纽约市布鲁克林157号梯子的消防员的消防员。当他响应其他消防员的号召去了世贸大厦时,他只是一个仅仅做了三个月还在试用期的消防员实习生,当他抵达那里后,第二座建筑物坍塌了。

他的父亲,李·耶尔皮,2号救援公司的退休消防员,当时也在现场。布兰登的哥哥乔纳森以及每个在公司的人,全部在南塔倒塌时牺牲。快报记者 王娟 编译



搜救的消防员喘一口气